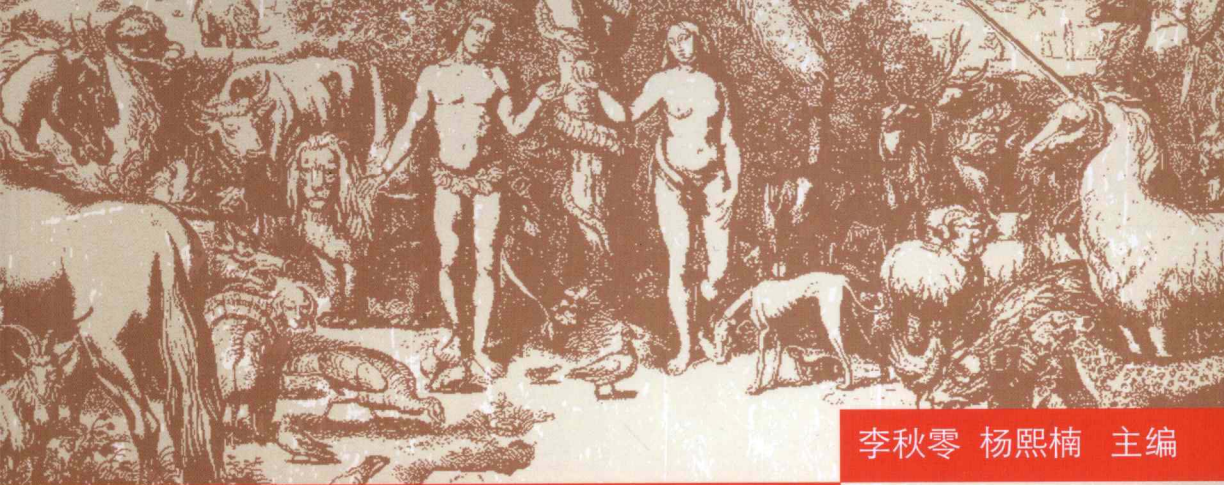




李秋零 杨熙楠 主编

现代性、传统变迁 与汉语神学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 [下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秋零 杨熙楠 主编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现代性、传统变迁 与汉语神学

「下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 / 李秋零, 杨熙楠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617-7355-0

I. ①现… II. ①李…②杨… III. ①神学—文集

IV. ①B9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38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

李秋零 杨熙楠 主编

责任编辑 刘丽霞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63.5

字 数 1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55-0/B·520

定 价 158.00 元(全三册)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序一 (杨熙楠) / 1

序二 (李秋零) / 7

上 编

刘小枫 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 3

关瑞文 评刘小枫的汉语基督神学 / 29

王晓朝 理解和疑问

——读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 42

谢文郁 基督神学的诠释概念

——兼论基督事件和汉语神学建设 / 54

张新樟 神学如何影响社会

——从教会史看两种汉语神学类型之融合之必要性 / 80

邓元尉 传统与对话中的神学

——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论争反省汉语神学之建构问题 / 91

林子淳 汉语基督神学的语言形式笈篋

——回应刘小枫的〈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 / 109

陈家富 两种类型的辩证神学

——兼论刘小枫的汉语神学构想 / 130

何光沪 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 / 144

何光沪 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 / 155

郭鸿标 对何光沪教授的两篇文章的响应

——〈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及〈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 / 166

瞿旭彤 试评何光沪的汉语神学

——兼论刘小枫 / 179

陈村富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综览与反思 / 186

陈佐人 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

——神学类型学之考察与反思 / 195

陈慎庆 内地与香港神学理念的差异

——对“文化基督徒”论辩的分析 / 214

李秋零 关于汉语神学的几点思考 / 230

王晓朝 基督教融入本土文化之理论基础

——“本土化”概念之语境与范式地位 / 235

赖品超 汉语神学的类型与发展路向 / 246

关启文 本土神学家是珠宝商还是寻宝者？

——本色神学、处境神学与汉语神学的探讨 / 260

黄克镛 古典神学智能模式与汉语神学风格 / 285

曾庆豹 华人神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诠释的冲突

——教会性神学与人文性神学的争端 / 302

韩大辉 浅谈福音与文化 / 309

杨庆球 基督教学术与基督宗教的反思 / 322

钟志邦 为汉语神学提出几个思考的问题 / 326

中 编

何光沪 关于基督教神学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吸纳问题 / 351

王晓朝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的若干问题 / 363

赖品超 过去与未来的汉语神学

——从中西神学著述的翻译与采纳着眼 / 374

[德]桑德麦 唯有合作才能翻译 / 390

[美]尤思德 基督教与在中国的翻译

——初探 / 395

[德]郎宓榭 翻译作为一种习惯过程 / 399

[德]奈 内 作为尝试理解的教会合一 / 406

[德]区宗德 从欧洲人眼光看相关的神学争论 / 417

张庆熊 翻译和生活世界 / 437

张 宪 从交互文化理解看翻译 / 441

魏育青 以《罗马书释义》汉译看交际样式、语言特点和翻译问题 / 449

杨慧林 《圣经》诠释中的意义问题 / 456

朱雁冰 翻译

——一个方法学上和理念上的探索过程 / 463

李秋零 圣三一神汉语译名辨析 / 466

张庆熊 从基督教和儒家比较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建构 / 471

杨慧林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督教 / 478

孙小平 基督文化融入在中国的误区与困惑 / 487

李天纲 “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

——17和18世纪中西方的知识交流 / 499

赖贤宗 基督教与佛教

——汉语基督神学和基督教与佛教的宗教对话之重省 / 520

赖品超 从中国佛教看圣经的神学分歧

——汉语神学的一个思想实验 / 535

周景勋 浅谈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通互动 / 559

俞继斌 后现代冲击下的华人孝道

——一个基督徒/儒家角度的再思 / 568

温司卡 中国教会诠释论的孕育

——吴雷川与赵紫宸之间的争论及中国基督教的问题结构 / 578

李秋零 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 / 597

高夏芳 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解读 / 616

杨剑龙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翻译与吸纳：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国际研讨会纪要 / 626

[德]翁嘉琳 “翻译与吸纳：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会议报道 / 635

下 编

李秋零 汉语神学的历史反思 / 643

李秋零 “汉语神学”的身份与合法性 / 657

王晓朝 汉语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特质、贡献及其未来 / 669

杨慧林 “汉语神学”之语言学定位的独特价值 / 680

杨慧林 “名字”还是“玫瑰”

——“汉语神学”的两种“经验” / 693

杨慧林 神学解释学的人文学价值

——汉语神学研究的可能进路 / 699

张庆熊 汉语神学

——“道”在汉语语境中的展开 / 719

林子淳 汉语基督教神学的类型学思考 / 731

曾庆豹 什么是汉语神学? / 743

林鸿信 启蒙的再思

——汉语神学关注焦点建议 / 765

温伟耀 “汉语神学”与当代中国及其未来 / 782

夏可君 礼物给予与汉语神学的可能性 / 800

王 路 从学科分类看“汉语神学” / 817

赵 林 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 / 820

李景雄 借鉴“后自由神学”的进路检视汉语神学发展的问题 / 832

赖品超 汉语神学、圣经与普世基督宗教传统 / 849

林子淳 《圣经》作为神学研究文本的问题意识

——论汉语神学与普世基督教传统的传承与交流问题 / 862

谢品然 汉语、圣经、神学

——迈向一个批判的汉语公共圣经神学之建构 / 877

钟志邦 《圣经》语文

——国内汉语神学研究的弱环 / 902

高师宁 从汉语女性神学的建设看实证研究的意义 / 909

谢志斌 确定与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基督教公共神学的可能性

——兼论“汉语神学”实证性研究的问题意识 / 921

黄剑波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 / 933

何光沪 天主教社会教义与中国社会和教会

——从《教会社会教义纲要》说起 / 949

徐凤林 东正教“神化”观的神学含义与根据 / 966

马寅卯 东正教视野下的《圣经》和圣传 / 978

下 编

“汉语神学”的历史反思

李秋零

“汉语神学”已有十年的历史,并且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神学运动。一方面,它的宗旨是建设基督教的神学,因而为宗教界、尤其是为基督教界所关注;而另一方面,它又标榜自己的人文性、学术性,因而为学界所关注。在十年的发展中,“汉语神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予以反思的东西。

一、“汉语神学”的缘起和发展

1994年6月,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后独立为汉语基督教研究所)主办的刊物《道风:汉语神学学刊》(半年刊)第1期出版。《道风》原为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创始人、挪威传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于1934年创办,除传扬基督教文化外,更注重于基督教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宗教的学术研究与宗教文化的融合。在出版了57期之后,于1979年因故停刊。《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是《道风》的恢复,显然是要继承艾香德开创的志业。但引人注目的是,该刊的刊名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字样,这是“汉语神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因而可以看作是“汉语神学”的诞生。^①在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

^① 如果仅对“汉语神学”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它应是一切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的基督神学,即广义的汉语神学。若如是,则且不说唐代景教的历史文献,至少汉语神学在明末清初已洋洋大观,此后一切汉语基督文献均可列入此范畴。但在根本上,这些文献大多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西文汉化而已,而且缺乏自己是一种“汉语”神学的自觉。这恰恰是本文意义上的“汉语神学”倡导者所反对和力求避免的。参见刘小枫著,《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3-4、7-8。

神学”作出了如下解释：“复刊的《道风》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副刊名，‘汉语神学’的含义指：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马新、北美的华人小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①

关于“汉语神学”的创意，根据“汉语神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时任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副院长兼基督教中心研究部主任、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担任其执行总监的杨熙楠的回忆，显然出自“汉语神学”的主要倡导者、后来曾较长时间担任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和学术总监的刘小枫的谋划，前面所引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的复刊词显然就出自刘小枫的手笔。然而，刘小枫与手中握有运作资源的杨熙楠的邂逅、相互理解与合作，才最终使得“汉语神学”浮出水面。杨熙楠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汉语神学”的宗旨。在记下了与刘小枫的晤面和交谈之后，他写道：

当时令我震惊及困惑的是他提出中国神学的发展除了传统的教会路线外，在中国特殊处境下，有可能汇聚中国学界共同协力、发展人文性的基督教学术研究，目的是建立基督教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合理化地位，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传统的组成部分，从而对社会及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教会外的知识人与教会神学的建设的关系。从神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教制内的平信徒甚或教制外的知识人，他们如何革新教会神学的传统，如何在每一个历史时段的神学转折点上，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

教会性的神学与这种人文性基督教学术研究如何促进相互的理解及合作。

当代中国学界自发性重寻基督教的精神和价值，从中国宣教史的角度

^① 《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1994年6月），页8—9。2000年，《道风》的副刊名又改为“基督教文化评论”，改名并不违背“汉语神学”的初衷：“推动以汉语神学为主体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与教会性的神学研究和人文学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励，相互促进”（见〈新世纪献辞〉，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12〔2000〕）。

来看是一个千年未遇的历史时刻,我们应如何回应?

80年代以降的中国学人与唐、宋、元、明、清及20世纪的知识人对基督教理解的临界点是什么?

部分中国学人以其中西人文学训练,结合东西方语文专业的能力参与翻译基督教经典后,他们会否成为这些经典的诠释者,重构汉语基督思想。

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宗教这外来思想体系相遇,将如何承载、转化或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资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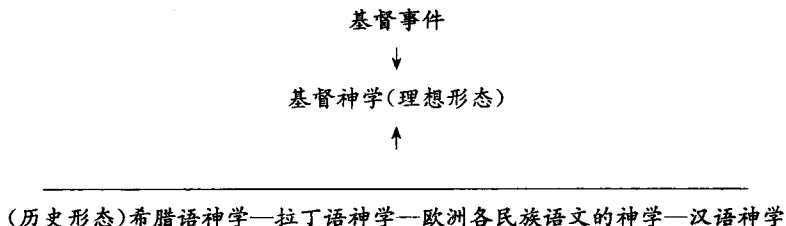
“汉语神学”的出台,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显而易见,这绝不是那种我们单凭望文生义的方式就能够理解的广义的“汉语神学”,即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的基督神学。在“汉语神学”的两位初创者的思想中,明显有如下特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1.对汉语的新理解。与“神学”相结合的“汉语”已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而是同时包含着它所表达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2.“汉语神学”的人文性和学术性。“汉语神学”虽然仍然是基督教的神学,但却不再强调信仰的前提性,而是强调从人文学角度出发对基督教神学的学术性研究,适值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基督教研究的新发展,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对大陆学人的一纸善意邀请。3.“汉语神学的目的”。建设和发展基督神学仍然是“汉语神学”的目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基督教传播史上耳熟能详的“中华归主”,而是基督教神学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用基督教神学来丰富汉语的思想资源,是基督教神学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

稍后,在《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2期(1995年春)上,刘小枫发表〈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一文(后扩写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一书)。曾于1995年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事学术访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的何光沪,连续在加拿大的汉语刊物《维真学刊》上发表了〈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1996年,第2期)和〈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后分别编入《现代性、传统变迁与神学反思:第一、二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论文集》[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9]和《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对“汉语神学”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论证。

刘小枫与何光沪的论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在对“汉语神学”的根据的论证上。在他们看来,基督神学的根本是上帝

^① 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viii-ix。

的话语本身(圣言),但圣言惟有启示在人言中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语言是神学的载体,启示的圣言必须用人言来表述,方能为人所接受。在理论上,一切语言均可表达基督教神学。为此,刘小枫以下表的形式说明了基督事件、理想形态的基督神学、历史形态的基督神学三者的关系:



在这个表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理想形态的基督神学”。按照刘小枫的诠释,它就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只有上帝自己拥有其理想形态的神学”;“基督事件”是“上帝亲身的历史启示”;任何民族—历史的基督神学都以基督事件为前提,都是理想形态的基督神学“受民族性语文经验规定的历史具体的思想表达”。^① 因此,“汉语神学”的工作者不应当像“本色神学”的进路那样,把基督神学视为西方的神学,仅仅试图用中国的语文来置换西方的语文,“对汉语基督神学的可能性而言,根本问题是……汉语思想语文经验如何承纳、言述基督事件和认信基督。汉语基督神学在经过数百年延误之后必须考虑其言述的重新奠基,从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维框架中走出来,直接面对基督事件”。^② 在这样的意义上,“汉语神学”与其他历史形态的基督神学的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共在关系”。“就基督神学的理想形态与历史形态的垂直关系(信仰关系)而言,汉语基督神学与其他历史中的神学的关系是共在关系。闻道无先后,历史中的诸基督神学是信仰性思想事件,共在关系达成基督思想语文经验的共同积累”。^③

何光沪的论证进一步加强了对语言的侧重。为此,他提出了“母语神学”的概念。在他看来,“一般而言,神学家多是用自己祖国的语文,至少是在特定环境下自己主要使用的语文来进行神学著述”。这种语文简称“母语”。“几乎所有的神学著述都是神学家用母语进行的,换言之,神学基本上都是‘母语的神学’”。^④

① 上表及引文见刘小枫著,《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89。

② 同上,页90。

③ 同上,页89。

④ 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26。

“所谓母语神学,是以神学家自身的母语或主要语文为载体,以这种语文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为材料,主要为这种语文的使用者服务的神学”。^① 在这种意义上,“汉语神学”相对于其他神学的平等地位也就呼之欲出了。“所谓‘汉语神学’,不过是正如英语神学、德语神学、法语神学、西班牙语神学一样,乃是‘母语神学’大家庭中的一员”。^②

除此之外,何光沪还指出了“汉语神学”这种提法的意义,规定了“汉语神学”的方法和进路。例如,与本土神学和处境神学等相比,“汉语神学”“包容性更大而价值上中立”,更能体现“汉语载体几千年来承载的文化内容之丰富”等等。“汉语神学”在方法上应坚持语言“永远只是载体和材料,不能用语言改造宗教”的“工具原则”,“汉语神学”“既需要创造,更需要引进,既需要著述,更需要翻译,既需要发展,更需要集成,既需要持守,更需要开放”的“开放原则”,“汉语神学”“以之为材料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应该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不该局限于古代而排斥现代,不该局限于大陆而排斥海外”的“处境原则”。“汉语神学”的进路应当是“从内向外”、“从面到点”、“从下往上”等等。^③

刘小枫、何光沪和杨熙楠等人所倡导的“汉语神学”,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一种“学术”。然而,“汉语神学”所强调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却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汉语神学”的声势^④。此时的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的研究正在兴起和恢复,除少数受过宗教学专业教育和训练之外,绝大多数学者恰恰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大陆学者中的很多人对于“汉语神学”的口号可能并不感什么兴趣,也不赞成用“汉语神学”来命名自己的研究,但对于“汉语神学”的主张却是可以认同乃至接受的。他们无意于为基督教去建设和发展一种神学,而是力图从多种学科出发对基督教的信仰、教义、神学、历史及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作出客观的研究,并探讨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对话、交流乃至融合的可能性和途径等等。而这恰恰也是“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发生重迭,这就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大陆基督教研究学界,力量分散有待整合,经费不足,对外联系有限,研究资料短缺,“汉语神学”的介入,对上述情况亦有明显的改观,双方的合作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并使得人们把大陆学界的基督教研究在一定意

① 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前揭,页27。

② 同上,页26。

③ 同上,页23—53。

④ 事实上,“汉语神学”的初衷本身已包括了借助中国学人力量的想法,参见上引杨熙楠的回忆。

义上也纳入了“汉语神学”的范畴。^①因此,下文对“汉语神学”的阐述,免不了有所保留地涵盖了目前大陆的一些基督教研究。

“汉语神学”提出后,在其倡导者的大力推动下,再加上大陆学界的积极反应,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员却有数十人之多,从最初小规模邀请开始,目前已每年邀请数十位学者到香港从事短期学术访问或者讲学,使“汉语神学”的合作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还资助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到香港短期进修,为他们提供助学金,如今在大陆资助的高等院校已达16家,每年提供助学金约50份,这些研究生中很多人成为“汉语神学”合作队伍的后备人才。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国际会议,探讨汉语神学的发展,如1985年和1987年的第一、二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等,并积极推动大陆学界与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基督教学术机构的合作,扩大“汉语神学”的影响。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还为大陆的基督教研究设立了“道风学术奖”(分专门奖励学术著作的“徐光启奖”和专门奖励学术翻译的“艾香德奖”)和“基督教研究生优秀论文奖”,以鼓励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学术研究。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拳头产品是一套大型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分为“古代系列”、“现代系列”和“研究系列”,翻译介绍国外基督教的历代学术典籍,迄今已出版100余部,且大多已在大陆出版简体版,影响巨大,译者绝大多数是大陆学人。除此之外还有“道风译丛”等丛书。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等刊物,成为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及北美等地华人基督教学者的讨论园地,是汉语基督教研究的重要刊物,在“汉语神学”的口号下,所探讨的主题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历代神学家的思想,直到现今世界的种种热门话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这些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语神学”的提法甚至已为一些教会所接受。当然,除了积极的欢迎和参与,也有一些质疑。1995至1996年,在香港的《时代论坛》上就曾发生一场以“文化基督徒”之名围绕“汉语神学”研究的争论,共有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八位学者参与,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又约请

^① 其实,如果我们把“神学”理解为关于“神”的学说或者学问,那么,从客观角度对基督教的信仰所进行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学”。在游离于体制教会之外,以学术的方式对基督教进行研究这一点上,它与“汉语神学”本就是一致的。

20 余位学者就此争论撰文,结集为《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于 1997 年出版。2000 年,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又约请 20 位学者撰文,就“汉语神学”的主张及其引起的论争进行讨论,结集出版为《汉语神学刍议》。

无论如何,在一定的意义上,“汉语神学”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二、对“汉语神学”的反思

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在香港是众多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它下属的一个研究部,即便是后来独立成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神学院众多的香港,学术上也罕能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刘小枫在提出“汉语神学”之前,虽已在学界崭露头角,但在神学领域的号召力也毕竟有限。然而,“汉语神学”的口号一经提出,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里自有它的可圈可点之处。

“汉语神学”的提出,首先适应了社会的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具体对基督教而言,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教会恢复正常活动,信徒人数剧增,信徒平均文化水平提高,出现了解基督教神学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中国开放的情势下,中西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势必称为人们愿意也应当了解的对象。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就总体而言,对了解和理解基督教的兴趣日增。这种兴趣远远不是教堂里的牧师布道所能够满足得了的。更何况,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尤其是理论人才奇缺,面对信徒人数剧增的局面忙于牧养,基本上无法满足社会对基督教知识的需要。中国学界自 80 年代开始复兴的对基督教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受到了这种需要的刺激,是对这种需要的一种响应。“汉语神学”在此时应运而生,并且把目光看准了中国大陆,真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汉语神学”不以信仰为前提,力主对基督教进行人文性的、学术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教内与教外、信仰与不信仰以及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对立,为不同信仰、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同探讨问题的平台。从本质上讲,信仰是一种独断的、排他的事务。历史上无数次宗教冲突、乃至宗教战争,其根源除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之外,无非是一种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信仰。即便是在同一信仰的内部,不同的理解依然会造成激烈的争论、乃